

阳光
书系



长篇佳作系列

出息

彦妮

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阳光
书系



长篇佳作系列

出息

彦妮

著



黄河水麻料煤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出息 / 彦妮著. —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5525-0130-8

I. ①出… II. ①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6296 号

出息

彦妮 著

责任编辑 王佐红 谢 瑞

装帧设计 潘 毅

责任印制 郭迅生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天水新华印刷厂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4996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 12

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0130-8/I·235

定 价 27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那些年我东奔西走，到处打工，结识了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。他们的忍耐精神、悲惨境遇，总像影子一样，在我的脑海里闪现。我常常爱莫能助地记录着那些令人落泪的辛酸和悲情，妄想有一天，能让更多的世人了解这些人的遭际。

但想着容易做起来难。一来，我有此打算的时候，故乡正经受着连年的大旱；二来，我那时仅发表过为数不多的几个短篇，要想客观地把底层生活另辟蹊径写出新意来，的确有难度。我一面汗流浹背地打工糊口，一面又时时处处为虚拟主人公的命运揪着心。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好写个东西，不熟悉我的人看着我经常夜半挑灯“夜战”，还以为我神经有些不大对劲。在村子里，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农民，我的麦田里的燕麦有时竟比小麦还长得好！因为常常过着朝不保夕寅吃卯粮的生活，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懒惰、怕吃苦。其实我在外面捞过盐、打过硝、钻过煤窑，吃过很多人没吃过的苦、受过很多人没受过的罪，之所以把活儿没干到人前头，完全是因为我老放不下自己的写作。

小说最初的题目叫《人在屋檐下》。

当时我只想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实将几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刻画出来，用他们在人间遭受的种种事例告诉世界，还有这样一群人在挣扎，还有这样一群人在奋斗。开始我用的是日记体。目的就想通过“四大金刚”的聚散离合，更加自然地写世事变迁人情世故、写金钱与情感的撞击与纠葛、写乡村最后的凄美和青春爱情、写一群人在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不同命运……断断续续，差不多花去了我的四年时光。在那一千多个日子里，除了在海原黄金公司当工人期间，能在破碎完石头后拥有比较完整的写作时间，其余大部分时间，都是我边干农活边挤时间写作的。因为那时没有电脑，所有文字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手抄出来的。夏天还好，可以坐在树阴或菜园旁边写；冬天就难了，白日有孩子嬉闹，夜晚煤炉又早早熄灭，不得已，我每每在半夜写东西的时候，须要裹一条褥子在腿上，才不至于把腿冻僵。

30万字，没有故事。所有发生的故事，都是围绕无数低学历的运气不好的打工者的命运完成的，因此他们的遭遇与感触，缺乏足够的层次上的递进，致使小说的可看性和曲折性都打了折扣。左侧统老师看到我拿着两块砖头那么厚的手稿时，不无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无论这部长篇成功与否，它实际上都把你往前推进了一步！”石舒清老师看完给我写信：“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，小说离生活太近了。就像离一棵树太近会看不清树的真实样子一样。”

我于是反复修改，认真打磨，将那些赤裸裸的文字重新置入一个个特定的环境当中，并且毫不手软地砍去事无巨细的议论和喋喋不休的表达。一下子，小说忽然活跃了起来，有许多似嫌僵

硬的情节，变得自然和顺畅了。从一个人的遭际写起，千千万万的底层人物都跑到我的笔下，使我的眼界忽然扩大，让我有了迂回和升腾的空间。

终于，在小说的张力和凝聚力都进一步得到强化后，一个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有识青年的一种新形象便应运而生。

10万字被删去，这是我的遗憾，也是我的福祉。从此，我似乎懂得了创作中的许多奥秘：哪些文字需要节制，哪些文字需要张扬……

遵照老师的意见，我又将小说题目更名为《出息》，使主题更加明朗化。将“狗娃”改为“富贵”，“梁志”改为“梁大志”，叫起来更顺口一些。

更改了第六章，简化了打工的漫长过程，使一个人的所见所闻变成了几个人的故事，从而加深了人物之间的冲突。

增加了第十章，使小说的调子昂扬了一些，使底层的奋斗者能看到花朵的明艳。

卑微的思念、撂荒的田野、乌烟瘴气的“受罪”麻将、打工的屈辱和无奈……这些底层人物的奋斗史，被我原原本本地再现了出来。他们的生活是粗糙的、追求是简单的、感情是平实的，他们没有扭曲、变态的故事。他们只是千千万万扛着蛇皮袋子讨生活者的其中的典型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已。

有些遗憾的是，梁大志成了一个“忙人”，欧阳小莲也离婚了，王富贵还打着光棍，因为家贫和左耳失聪的缘故，他的相亲故事变得沉重而忧伤。家乡的女孩子也大都出去打工了，只有过年的几天才能见到她们的影子。刘辛也曾几度劝富贵，让他进城收破烂自己创业，可是，还未等刘辛把话说完，他就有些惊惧地

摆摆手：“不去，不去！我哪儿都不想去！现在我的目标就剩下三样：农妇、山泉、有点田。”……

没有伏笔，没有技巧，没有夸张细腻的描写。所有发生的故事都可以在劳务市场和最普通的村子里找到。因此，这篇小说只有顺理成章，而没有惊心动魄。

这虽是一篇虚构的作品，但是因为与我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之处，所以难免会出现我主观的内心独白。但《出息》不是传记性的东西，它也不代表我所有的写作风格，它只是我用最尖利的手术刀解剖过的底层人物的“心灵史”，是我写过的最艰苦、最真诚、最让人放不下的一部长篇。

就是这样！

第一章

还有一年就毕业了。梁大志、王富贵、小莲与我，闲编时常戏称自己为“四大金刚”。后来不知被谁走漏了消息，在班里很是红火了一阵。就连欧阳老师也有所耳闻，某次批改作业，盯着我说：“好好念你的书，别闹什么金刚银刚的……”

欧阳老师戴着眼镜，个子瘦小，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可是他说出的话，往往带着分量。难怪小莲一提起他，总是吐一吐舌头，说：“大哥爱管闲事，我们姐弟都怕他。”

母亲还在锄那些“草盛豆苗稀”的谷子。我在杏树底下，一边吃着酸酸的杏子，一边温习着功课。待到良心发现时，又慌忙喂猪和做饭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我搞家务笨手笨脚的，所以一般很少插手。有时也想，别人能做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呢？大丈夫当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能兼顾，毛泽东还会编草鞋呢！

堂弟跟着村里一帮人，到青海格尔木去打工，回家途中，被丢掉了。回来的人说，水土不服，那里的蚊子成堆，咬得人受不

了，加之天热，大都跑了回来。

也罢，来回除去路费，还有七毛钱可剩。火车坐过了、青海也逛了，但是十五岁的堂弟不见了。

婶婶听说儿子没回来，整天嚎喊着，像是死了人，声音凄惨而悲凉。

《两地书》一口气读了半本。复习时间，我竟还有这闲情！

母亲早早睡了。每日从事田间劳动，她的脸上皱纹益深。想她早年守寡，含辛茹苦，不知道享受为何物，只有劳作和操心，而我，除了学习，还能怎样减轻她的负累？我已经不太愿意妄想。赶紧放下课外书，认认真真地温习功课内心方可安宁。用笔将日历又划掉一天，表明我的学生生活，还有短短的五天了。五天以后，正式上县，领取准考证，走进考场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去。

黄芳来过，拿去一本古文翻译。装腔作势地说什么自己整天只知睡觉，什么也没复习。“你好好考吧，我们……我们还不是陪杀场着哩！”

算了吧，在离中考还有四五天的时间里，哪一个考生，不在偷偷做着“拼命三郎”？何况今年同村考中专的人数已不下八个。

黄芳这种女孩子，别看年龄小，虚伪起来，倒是比谁都到家。而且往往看破红尘似的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俨然社会上混过十几年的人物。我顶看不惯的，就是这号人，像花一样，在开放的时候就显出凋零的痕迹。

前些日，我就亲眼见过她天天跑邮局，发信。不用看我就知

道，她是中了“连锁信”的计。那段时间真是邪了门，不知谁接到一封信，说是如果你同时给不相识的二十人发出同一函件，就将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！上面还清清楚楚列举着某某这样做后得了多少多少美元、某某这样做后考取某大学等例，简直是现实版的“天方夜谭”。

这时，我想起高青青，想起那个披肩发的女孩子。我再次翻开那薄薄的纪念册，注视着她文静秀气的相片，偷偷地把她写给我的话，出声地念了出来：

“刘辛，你等着。到那时，到了蒲公英飞离泉湾的时候、到了苦蔓花都能唱歌的时候，我定会送你一缕春风，催开你的笑脸！”

是的，到了春天，点点花、青青草，没准会使我心旷神怡的。只是泉湾太窄、太小，你青青的“一缕春风”究竟能否“催开”我的笑脸，还是个问号。

这样的夜晚，青青该在屋里温习功课吧？她会不会也在偷看我写给他的话？遗憾的是，她未报师范只报了高中。

今天大专就该统考了，想起12号的考试，不由又是一阵紧张。这些年大考小考不知进过多少次考场，可是无论哪一次考试，都无法跟“12号”相比——那是最后的抉择、是桃花源中的那条必经之路——开则通、不开则一辈子也别妄想看到桃花源中人！

瞧我都胡思乱想些什么？

便放松下来，一个人赤着脚，在近处的水库里游泳。故乡虽小，却也有绿的叶红的花青的草，还有泉水潺潺、小鸟依人……但是为什么此地的居民却穷了一辈又一辈、苦了一辈又一辈？都说穷山恶水不养人，为什么这么清的泉、这么冬暖夏凉吸引着成

群野鸭的地方，依然不养人？

纵观泉湾形势，以为僧多粥少、计划生育搞得太迟是贫穷的一个原因；另外，土地贫瘠旱涝交替等自然原因，也大大制约了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。这样分析一番，忽怀疑今年中考成绩下来，如若刘辛也飞不出去也落在此地困守起来，不知道他能比他的祖先，出息多少？

富贵这小子总有些玩世不恭的心态。整天嘻嘻哈哈的，俨然大肚弥勒佛一般大度。下午就见他伙同一帮毛孩子，在附近的园艺站偷桃子吃。究竟偷了几颗，不得而知。反正只听着园子里叽里呱啦乱叫，孩子们则作鸟兽散，满河满滩跑的都是。

马上就要上战场了，他竟还有闲心做贼。

姐姐回娘家，跟母亲谈起我的考学，蛮有把握地说：“能考上！”

她说她前夜做了个梦，梦见好大好大一群羊，而羊把式就是辛子。“他姐夫说，梦见放羊就能做官，辛子的考学一定没问题！”

能否做官，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到时候连录取分数线都跨不过去，那就惨了！尽管上次毕业摸底试我考的不错，但是那还远远不等于我就能通过高考。大考的人数是多少？那是千万人组成的军队，是莘莘学子中的骄子！那竞争，比起毕业考试，真是一个大巫见小巫。

母亲也受了感染，顺便也讲了一个月前三个道婆的事。她说道婆一进门就道喜，说你们家很快要出一个秀才。

不知怎么，这几日，我也迷信得很。总是身不由己地想到考

学方面去。比如吃酸杏，冷不防就要数一数吃过的杏子。总数如果是13个，就将其分成1和3，然后二者相加得4，那么就证明今年考试能突破400分大关；总数如果是18个，将1和8拆开相加得9，编不出花样了，就联想“9”跟“有”谐音，那么，又可证明辛子榜上“有”名了……总之什么方便想什么，只要能得出对自己有利的结果。

睡觉前，我居然抓起阉来。

我分别在纸上写了“成”与“不成”的字样，团起来撒在地上，然后双手合十、双目紧闭，口中学着道人诵经的样子，念念有词。犹豫再三，终于顺手抓起一纸团，迫不及待地拆开——上帝，是个“成”字！

成功在远处，就是这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叫我担着惊受着怕，叫我神经兮兮地紧紧跟着它，生怕就在一眨眼的功夫，它突然逃之夭夭，无影无踪……

要上县了。

整理好几本临时查阅的书本，伏在桌前，望着用过的一张一张草稿纸，看到它们被扔在纸箱里和床头下，我的心里猛然涌起一种悲壮的感情。

母亲在院里铲韭菜，小妹还没有放羊去。她们正忙着准备菜饼，要给参加“战斗”的人一顿美餐。我捏着手里皱巴巴的票子，想昨夜老人将多年的积蓄递到手中的情景，我懂得，这些临行前的嘱托，是比“壮行酒”，更叫人难以下咽的。

小妹的衣衫还需要钱、地里的化肥也需要钱，水费、电费、油盐酱醋……“啥都要钱哩！”……听着老人重重的叹息，我将日

记本划出几道深深的印痕。

外公八十几了，拄着拐杖，头颤巍巍的，人问他“好”都听不清。可是走进我房间，看见满桌满床皆是书本，便拿在眼前瞅了瞅，说了三个字：“能——考——上！”

企望愈深，我心头愈重！

领了准考证，明天进考场。大家凑在一起，嬉笑怒骂说东道西，仿佛都不是来打仗的，而是到一个风景点来旅游的。都谈了考不上以后做什么的打算。有人说要利用本地资源开砖瓦厂、有人要一个人闯世界去，更多的，说是考不上就补习，“不到八十岁，誓不罢休！”那样子，比项羽的破釜沉舟，更叫人敬服。

刘辛听着大家的议论，把要说的话都憋在肚子里。我想，众多的压力，迫使我只许胜不许败，这种西楚霸王式的境地，使我没有了半点退路！我能说什么呢？也许到了中考结束，才是我说话的时候吧。

老同学“相见不相识”，也没有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，他们自打转学以后似乎受了圣人传授，时间不到两年，就比人多长了一个脑袋瓜。那气势，好不逼人。

昨夜失眠，头有千斤重。好在语文不难。化学感觉过不了六十分，理科成绩，却也在意料之中。

数学考得够惨！政治仅考了五分“时事”，我却背了好几百题，奶奶的。

黄芳那妮子，真刁！正巧与我并排坐着。见了面先对着我笑，而且那笑容要多复杂有多复杂，只差没喊一声“哥”。逼得我将会试

卷拿起来，趁监考老师不注意，让她瞧上几眼——那眼睛比鹰吃鸡仔还敏锐，钢笔在纸上记着，眼睛却和激光扫描差不多——这样子也就够可怜的，出了考场，却要画蛇添足地埋怨一通：“简直看不清！下次考英语，一定要发挥眼睛的功能。”

到了没人的时候，她买了两支冰棍递过来。我说我不能吃这个，我牙痛。她难为情了片刻，一下就跑远了……

“四大金刚”相聚。说是友谊一场，今日一别，不知几时才能相见，看场电影吧。一来换换脑筋应付明天的最后两场考试，二来也算是一个纪念，一个永久的纪念。

小莲戴着眼镜，文文静静的，坐在我旁边。她一边看着银幕，偶尔，又极快地望我一眼。似乎我刘辛马上就要从她身边溜走。她不说话。我知道她想说话。可是我想了几个话题，都没有说出来。相聚千日，终有一别，未来的情景会是何等样子？

心里酸楚楚的，还有些沉重。

从厕所出来，头一昏，胃里一阵恶心，差点摔倒。我忙扶着墙壁，头搭在肩上，等着两眼的金星散光了，才慢慢走向旅店。

为了考学，人都玩了命。仿佛生命一钱不值，死又何足惜？物理又考得很狼狈，妈的，人不能为自己所爱的奋斗！一向偏科，这才尝到其中滋味。本来英语是自己的强项，可是听说仅占总分的30%。那么，即便考个满分吧，也才能添个总分的零头。

仿佛大病一场，头晕，耳鸣。昨夜天没黑就盖了棉袄躺下，一直到了太阳照在屁股上，我才挣扎着坐起来。辛辛苦苦拼搏这么多年，我还从没有如此疲惫过。看来人活的就是点精神，精神

松懈下来，骨头就要散架。

“凑合”成了口头禅，好像所有的考生都一个感觉。每当他人问及成绩，好也答“凑合”赖也道“凑合”，反正就这么个感觉，你谁也套不出实话来。

我也回答“凑合”，是觉得它是个中性词。不高不低。答“好”吧，万一到时候名落孙山变成笑柄；答“糟”吧，又让人想你念了这么多年书，是吃冷饭的么？

我把所有的草稿纸收起来，卷了一小捆，塞到一个角落里。然后把数理化之类的课本，都统统搁进纸箱。我很不愿意再接触它们，我想离它们远一点，再远一点！

拔麦，是上帝给农人的又一杰作。

偌大的天底下，骄阳似火。只见滚滚黄尘中，有一些把身体弯成“几”形的能动的活物，一伸一缩，抢收着成熟的麦子。他们脸上布满汗泥，衣服上渗出一片薄薄的碱，可是很少有人停下来歇息。

我的手掌磨出水泡来。用针刺破后，疼痛难忍。整个夏天，就要这样在毒热的太阳下争分夺秒，人真是个伟大的东西。

为了寻点阴凉，准备晚上突击拔麦。

母亲也和我一样，中午都不回家，让小妹做了饭带到山地里去。我见她草草吃着干饭，忙忙拔麦、捆麦，满脸皆是汗泥的样子，一种内疚，一种不能减轻老人苦痛的内疚，深深地刺疼了我。

我只有—而再、再而三地告诫自己：多做点、再多做点！

连拔带割，水浇地里的麦子也熟了。

望着一垛一垛的麦子，看着镰刀下一个比一个忙碌的乡亲，我知道，没有耕耘，就没有收获！又割了点草，直到星星挂满树梢，我才用痛得拿不住笔的手，翻一页两页的书。

头昏耳鸣，全身无一处好皮肤。拔麦时溅起的土尘，沾到身上痒痛难受。挠时，血出。一点点，一片片，每天都这样，洗澡也不济事。不知道那些长年累月滚爬在田地里的父辈们，他们是如何一天一天忍受过来的？莫非我这泥土里长大的土包子，竟也变得娇气了么？

有人传言我会考上，说是我与黄芳对了试卷。这段时间因为牛一般的体力劳动，使人暂时对考学的事情降了温。现在有人提起来，心一下子又提紧了。仿佛考取考不取，人都得时刻把自己捆起来，不到成绩公布的那一天，你都无法放松。

母亲却在计划着为我缝被褥，分了家的嫂子也赶着做了双千层布底鞋拿过来，并说这鞋耐磨，走多远的路都不怕磨穿。难得她们一副热心肠！好像从小学到初中，年年都拿奖状、年年成绩优良的人，如果不顺顺当地考进师范就不天经地义似的。很多乡亲，都被这种推理欺骗着。

富贵的父亲吐了血，听说足有 500cc，劳碌大半生、拖儿带女披星戴月地度日，想不到五十多岁，就已经人老珠黄，疾病缠身，俨然气息奄奄了。

前天，我见老人家还与富贵一起，赶着毛驴，去田里驮麦子。富贵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辛苦一年，花去不知多少劳力，到头来，竟用一头毛驴，驮了两次！……”

原始的操作，种子化肥的缺乏，以及风不调雨不顺的气候，使这种旱作农业，一日较一日难以维持生计。耕耘的多收获的少，人与土地，如今就剩这种关系了。

在格尔木打工时被丢掉的堂弟，昨天回来了。见了我，无语泪先流。婶婶拉着他的手，哭得劝也劝不住。堂弟说他是因为没有身份证而被当作盲流抓进收容所，做了差不多二十天的苦工才逃出来的。难为他一个人，没念几天书，居然从兰州连扒车带步行，像盲蚊似的东碰西撞地摸索了回来！

慧子才十六岁，就好端端嫁了出去。像只不懂事的小羊羔一样，她恋着家。她还无法适应那种来临太早的婚姻。已经跑回来几趟了，说是其夫野蛮不讲理，经常打她！

昨天早晨，有人捎信来，说是慧子被女婿拳打脚踢，头部受了重伤，现在住在医院里。

慧子是三叔的女儿。我这样说是表明她到任何时候都是刘家的人，姓刘。我们不管她，谁管？

探听虚实的人回来说，堂妹被打成脑震荡，女婿畏罪自杀未遂——他从两丈多深的沟崖跳下去，却就摔个昏迷。要不是正好跌在稀泥堆上，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结局了。

愤怒中，我感到困惑。我在想，人的幼稚和愚蠢，真是可以发展到极致！新婚没几天，打得死去活来的，如此婚姻，还如何维持？

婶子只知道哭。也不想当初的她，是怎样不顾一切地把女